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八十七回 因舊事遊戲做楚詞 即美景詠譜編月令

話說春輝笑道：「姊姊快些交卷，妹子有文章做了。」題花道：「巨屨《孟子》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。」紫芝道：「求之弗得，那裡去了！」題花道：「飛了。『有業』、『於牖』俱雙聲，敬寶鈿姊姊一杯，普席一杯。」

春輝道：「我因今日飛鞋這件韻事，久已要想替他描寫描寫，難得有這『巨屨』二字，意欲借此摹倣幾部書，把他表白一番。姊姊可有此雅興？」題花道：「如此極妙。就請姊姊先說一個。」春輝道：「我做宋玉《九辯》：獨不見巨屨之高翔兮，乃隴卞氏之圃。」題花道：「我做《反離騷》：巨屨翔於蓬渚兮，豈凡屨之能捷？」玉芝道：「我做賈誼賦：巨屨翔於千仞兮，歷青霄而下之。」小春道：「我做宋玉《對楚王問》：巨屨上擊九千里，絕雲霓，入青霄，飛騰乎杳冥之上，夫凡庸之屨，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！」春輝道：「這幾句做的雄壯。」

紫芝道：「若要雄壯，這有何難！我做《莊子》：其名為屨，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屨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《諧》之言曰：『屨之徙於南冥也；水擊三千里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墮者也。』」春輝道：「這個不但雄壯，並且極言其大，很得題神。」

題花道：「這樣做到何時？莫若把五經做了好接前令。我做《春秋》：庚子，夏四月，一屨高飛過卞圃。」春輝道：「記其年，記其月，而並記其所飛之地，這是史筆不可少的。」玉芝道：「我做《易經》：初九，屨，履之則吉，飛之則否。象曰：『履之則吉，行其正也；飛之則否，舉趾高也。』」春輝道：「此言事應休咎，也是不可缺的。」小春道：「我做《禹貢》：厥屨維大，厥足維臭。」春輝道：「這是言其形，辨其味，也是要緊的。」青鈿道：「原來姊姊還能辨其味，倒也難得。」

紫芝道：「我做《毛詩》：巨屨颯矣，于彼高岡；大足光交，于彼馨香。」春輝道：「『馨香』二字是褒中帶貶，反面文章，含蓄無窮，頗有風人之旨。我做《月令》：是月也，牡丹芳，芍藥豔，游卞圃，拋氣球，鞋乃飛騰。」玉芝道：「還有一句呢？」紫芝道：「足赤。」說的眾人好笑，青鈿道：「你們變著樣兒罵我，只好隨你嚼蛆，但有侮聖言，將來難免都有報應。」眾人道：「有何報應？」青鈿把舌一伸，又把五個手指朝下一彎道：「只怕都要『適齋』哩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發笑。

董寶鈿擊了鳥名雙聲道：「錦雞譙周《法訓》羊有跪乳之禮，雞有識時之候。『羊有』、『識時』俱雙聲，『時之』疊韻，敬素雲姊姊一杯。此句當中可以點斷，不敢轉敬。」

素雲擊了花卉雙聲道：「蒹葭申培《詩說》蒹葭君子，隱於河上。本題、『隱於』俱雙聲，敬墨香姊姊一杯。」

陽墨香擊了地理雙聲道：「疆界《陶彭澤集》紆遠轡於促界。『紆遠』雙聲，敬麗蓉姊姊一杯。」蘭言聽墨香飛的這句，把他細細望了一望，不覺歎息不已。

余麗蓉擊了列女疊韻道：「王嬙劉劭《人物志》詩詠文王，小心翼翼。『文王』、『小心』俱雙聲，敬耕煙姊姊一杯。」

寶耕煙道：「此句幸虧當中可以點斷，省了一個笑話。」於是擊了花卉雙聲道：「黃花《邱司空集》佩紫懷黃，贊帷幄之謀。『懷黃』、『帷幄』俱雙聲，敬翠鈿姊姊一杯。」花再芳說：「黃花無所指，未免過於浮泛，只怕要飲一杯。」耕煙道：「汲冢《周書》：『又五月，菊有黃華。』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『季秋之月，鞠有黃華。』這兩部書都說的是菊，為何妹子無指呢？古無『花』字，俱以『華』字通用，如光華之華，讀為陽平；華卉之華，讀做陰平。況《爾雅·釋草》明明寫著：『荷，芙蕖，其華菡萏。』他如『唐棣之華』、『桃始華』之類，莫不以『華』為『花』。」再芳道：「若據此說，我這賤姓竟是杜撰了。但花字始於何時，姊姊可知麼？」耕煙道：「妹子記得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造新字千餘，頒之遠近，以為楷式。如花字之類，雖不知可在其內，但晉以後每每見之於書，大約就是當時所頒新字了。」

董翠鈿擊了飲食雙聲，想了多時，雖有幾個，無奈總不能承上。紫芝見他為難，因暗向題花道：「他有結巴毛病，我教他奏個音樂你聽。」忙把湯匙拿起，向翠鈿照了一照，又將兩手比做一個圓形，故意說道：「飛了許多句子，可惜總未將班婕妤、蘇若蘭詩句飛出來，姊姊何不飛一句呢？」翠鈿猛然被他提醒，連忙說道：「湯……湯……湯團班婕妤詩裁成合歡扇，團團如明月。『合歡』、『團團』俱雙聲，敬呀！敬四妹妹一杯。」董花細道：「怎麼敬到家裡來了？」題花道：「剛才是蔣四姑娘敬蔣二姑娘，此刻又是董二姑娘敬董四姑娘，怪不得我們都摸不著酒吃。」紫芝道：「他豈但敬酒，並且湯、湯、湯敲起大鑼，還奏樂哩。」

幽探道：「我聞翠鈿姊姊口吃毛病醉後更甚，大約今日又多飲兩杯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我說個笑話：一人素有口吃毛病，說話結結巴巴，極其費事。那日偶與眾友聚會，內中有一少年道：『某兄雖然口吃，如能隨我問答，不假思索，即可教他學做雞鳴。』眾友道：『凡口吃的，說話全不能自己做主，不因不由就要結結巴巴，何能教他學做雞鳴？果然如此，我們都以東道奉請。』少年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必須隨問隨答，不許停頓。』因取出一把穀來放在口吃者面前道：『這是何物？』口吃者看了，隨即答道：『穀……穀。』」說的眾人好笑。紫芝用湯勺掬了一勺湯道：「翠鈿姊姊：你看這是何物？」翠鈿看了笑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刻薄鬼，又教我奏樂了。」

董花細擊了列女雙聲道：「敬姜《班蘭台集》列肆侈於姬姜。姬姜雙聲，敬蘭蓀姊姊一杯。」

蘭蓀正吃的爛醉，聽見令到跟前，急忙抽了一籤，高聲念道：「身體雙聲。」想了多時，信步走到玉兒那邊道：「我看看他們用的都是甚麼書，莫用重複了，又要罰酒。」

紫芝趁空寫了一個紙條，等蘭蓀走過，暗暗遞了過去。蘭蓀正在著急，看了一眼，如獲至寶，慌忙說道：「腳筋《洛陽伽藍記》牛筋狗骨之木，雞頭鴨腳之草。『狗骨』雙聲，敬婉如姊姊一杯。」眾人聽了，滿心要笑，都因蘭蓀性情不好，又不敢笑，只得你望著我，我望著你，勉強忍住。紫芝道：「婉如姊姊這杯吃的有趣，還有狗骨可以下酒哩。」婉如皺著眉頭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偏偏輪到俺，又是腳筋，又是狗骨都來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那個敢笑，只得再三忍住。花再芳道：「所報名類，原要顯豁明白，雅俗共賞；若說出來，與其慢慢替他破解，何不就象蘭蓀姊姊這個明明白白，豈不爽快？我倒要賞鑒一杯。」紫芝道：「你因有好菜，自然想酒吃了。」

婉如擊了果木雙聲道：「金橘陳壽《三國志》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？『陸郎』雙聲，敬芳春姊姊一杯。」

芳春擊了時令雙聲道：「人日宗懷《歲時記》正月七日為人日。本題雙聲，敬麗樓姊姊一杯。」青鈿道：「初七為人日，請教初一、初二呢？此說可見經史麼？」鄒芳春道：「此說見董勛《問答》；後來《魏書序》亦有一雞、二狗、三豬、四羊、五牛、六馬、七人、八穀之說。大約自元旦至初八日總宜晴和為佳；即如初五為牛，若是日有狂風暴雨，當主牛有災病。餘可類推。」

姜麗樓擊了音律雙聲道：「律呂劉向《別錄》吹律而溫至黍生。『黍生』雙聲，按時音『而溫』也是雙聲，敬繡田姊姊一杯。」鄒婉春道：「這個『黍』字，我們讀做『褚』字，與『生』字並非一母，為何是雙聲？」春輝道：「按『黍、鼠、暑』三字，韻書都是賞呂切，乃『舒』字上聲，正與『生』字同母；若讀『褚』字，那是南方土音，就如北方土音把『容』字讀做『戎』字。好在有書可憑，莫若都遵韻書為是。」

鍾繡田擊了獸名雙聲道：「『鼠』字既是賞呂切，我就易於交卷了：『鼯鼠姚恩廉《梁書》意懷首鼠，及其猶豫。『首鼠』、『猶豫』俱雙聲，敬芸芝姊姊一杯。」

芸芝擊了飲食雙聲道：「菽水蔡邕《獨斷》地下之眾者莫過於水。『之眾』、『眾者』俱雙聲，敬青鈿妹妹並普席一杯。」青鈿道：「我記得這句出在《風俗通》，怎麼說是《獨斷》？難道姊姊說錯也教我吃酒麼？」春輝道：「你又記錯了。那《風俗通》是『土中之眾者莫若水』，與『地下之眾者莫過於水』卻稍有分別，原來這酒還是你要吃的。」青鈿教玉兒把書取來看了，這才把

酒告乾，掣了官名雙聲道：「尚書魏徵《隋書》聖人在上，史為書，誓為詩。『為詩』疊韻，敬驪珠姊姊一杯。」

驪珠掣了地理雙聲道：「山水《龍魚河圖》崑崙山有五色水。『崑崙』疊韻，敬蘭芝姊姊一杯。」蘭芝掣了文具雙聲。題花道：「可惜今日已晚，只能行得雙聲疊韻之令，不能聯韻。若一百人每人一韻做一首百韻詩，豈非大觀麼？」春輝道：「每人只得一韻，若疊起精神，細細做去，只怕竟是曹娥碑『黃絹幼婦』那個批語哩。」蘭芝道：「就只怕的內中有幾位姊姊不喜做詩；若果高興，豈但黃絹幼婦，並且傳出去還有一個批語：鎮紙房喬《晉書》洛陽為之紙貴。『為之』疊韻，『之紙』雙聲，敬瑞萸姊姊並普席一杯。」

呂瑞萸掣了器物雙聲道：「竹枕令狐德棻《周書》所居之宅，枕帶林泉。『之宅』、『宅枕』俱雙聲，敬蘭英姊姊一杯。」

章蘭英掣了藥名疊韻道：「可惜有許多好書都不准再用，只好借著酒字敷衍完卷了：茱萸束皙《發蒙記》貓以薄荷為酒，蛇以茱萸為酒。」玉芝道：「虎以犬為酒，鳩以桑椹為酒。」蘭英道：「妹妹莫鬧。本題疊韻，敬乘珠姊姊一杯。」

掌乘珠掣了天文雙聲道：「陰陽荀悅《申鑒》想伯夷於首陽，省四皓於商山。『夷於』、『商山』俱雙聲，敬蘭音姊姊一杯，可惜《易經》有人用過，若飛『日陰與陽』，豈不與『齊莊中正』並美麼？」紫芝道：「若飛京房《易傳》『《易》曰陰遇陽』，還是四個雙聲哩。」

枝蘭音掣了昆蟲雙聲道：「衣魚《元中記》一日逢魚頭，七日途魚尾。」

玉芝道：「此魚如此之長，若吃東西，豈不要三四天才到腹麼？『一日』、『七日』俱疊韻，敬紅紅姊姊一杯，我替蘭音姊姊說了。」紅紅道：「適因『衣魚』二字，偶然想起書集往往被他蛀壞，實為可恨。麗春姊姊最精藥性，可有驅除妙方？」潘麗春道：「古人言，司書之仙名『長恩』，到了除夕，呼名祭之，蠹魚不生，鼠亦不齧。妹子每每用之有效。但遇梅雨時也要勤曬，若聽其朽爛，大約這位書仙也不管了。」

紅紅連連點頭，掣了百穀雙聲道：「薏苡王充《論衡》薏苡之莖，不過數尺。本題雙聲，敬錦雲姊姊一杯。」

錦雲掣了一籤，正在高聲念道『天文雙聲』，忽覺松林微微透出一陣涼風，個個吹的毛骨悚然。閨臣道：「怎麼剛掣天文就颳起風來？這籤竟有些作怪！為何風中還帶一股清香？」舜英道：「此香順風飄來，宛如丹桂，若非四季桂，安能如此。原來此處卻有如此佳品。」寶雲道：「家父四季桂久已進上，此時那得有此。適才這陣幽香，芬芳異常，豈下界所有；且陣陣俱從霄漢吹來，看這光景，果真竟是『天香雲外飄』了。莫非這位桂花仙姑知道今日座有佳賓，特放此香，以助妹子敬客之意麼？」銀蟾道：「據我看來。此是師母連得貴子之兆，或主玉兒下科蟾宮折桂也未可知。」

只見丫鬟向寶雲道：「剛才卜興來稟：外面有兩個女子自稱殿試四等才女，雖係四等，卻是博學。他因眾才女在此聚會，執意要來談談，如果都是學問非凡，得見一面，死也甘心；若非真才，不敢相見，他也不敢勉強，只等眾才女回他一句，他就去了。卜興因他說之至再，不敢不稟。如何回他，請小姐示下。」寶雲聽了，默默無言。閨臣道：「丫鬟：你教管家去回他，就說我們殿試都是僥倖名列上等，並非真才實學，何敢自不量力，妄自談文。沉在酒後，尤其不敢冒昧請見。」若花道：「閨臣阿妹是謙謙君子，如此回復，卻也省了許多唇舌。」只見亭亭、題花、春輝、青鈿一齊連說「不可！……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